

战国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

王元林

(暨南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历来对纵横家研究多所注意雄辩的口才和权变的韬略。本文另辟蹊径,以详实的史实揭示纵横家宏韬谋略中积淀的丰富军事地理思想,总结其军事地理思想的特点和作用,分析产生的条件,以求重新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纵横家。

关键词: 军事地理;合纵;连横;苏秦;张仪

中图分类号: K 231; E9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0300(1999)03- 0056- 05

一、丰富的军事地理思想

众所周知,纵横家思想的核心是合纵连横。而合纵连横的本身就是军事地理思想的表现。历来对合纵连横解释不一。《韩非子·五蠹》认为:合纵是“合众弱而攻一强”,连横是“事一强而攻众弱”。^[1]而战国时各国的强弱因时不同,并非以一言能蔽之。七国中魏先称霸,随后齐、秦两大强国东西对峙,而楚、赵势力也相当强大。公元前 288年,秦与齐东西称帝,准备五国攻赵,按以上各国强弱来解释合纵连横,则有牵强附会之感。《韩非子·五蠹》之言仅适合战国末关东六国力量都削弱和秦力量强盛起来的一时情形。因此,“合纵连横”涵义应作其他解释。孟康曰:“南北为纵,东西为横。”^[2]《战国策·秦策一》:“秦齐两国连横应是这种纵横思想的体现。《韩非子·初见秦》云:“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成从,将西与秦强为难。”^[1]从地理分析,居北的燕与魏联合楚、齐、韩成合纵统一战线,以对抗秦国。战国时赵在北,楚在南,齐在东,秦在西;燕在东北,韩、魏居中。如此地理形势,连横只能是或连齐,或连秦。合纵也只能是南北中几国的联合而或抗齐,或抗秦。其中“齐事从(纵)横尽利”^[3](卷十四),五国也曾合纵攻齐,“且属从(纵),为传焚(焚)之约”。^[3](卷十七)看来,合纵并非专指联齐抗秦,也可联秦抗齐,地理形势是合纵连横的基本立足点。直至战国末期,秦国势力强大,一枝独秀,“连关中之谓横,合关东之谓从(纵)”^[2]《战国策·秦策一》,道出战国末期合纵连横的实情。正如何清谷先生所言:“所谓合纵连横,从地域上来说,原是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联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起初,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直到长平之战以后,才凝固成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秦,连横是六国分别投降秦国的意思了。”^[4](P207)

收稿日期: 1998- 12- 02

作者简介: 王元林(1968-),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史学博士。

① 其他注释纵横意义的还有(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高诱曰:“合关东纵,通之于秦,故曰连横者也。”鲍彪曰:“文颖曰:‘关东为纵,西为横。’”瓚曰:“以利合为纵,以威势相协曰横。”吴师道曰:“高注:‘连关中之谓横,合关东之谓纵。’”

各国地理形势是合纵连横的基本点,纵横家不但把握战国时各国总的地理形势,还对各国疆域四至了如指掌。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5](《史记·苏秦列传》)}韩国“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陁山,地方千里”。^{[2](《战国策·赵策二》)}而“中央之国”赵“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2](《战国策·赵策二》)}以河山为界,疆域四至明了。魏国南有鸿沟,“东有淮、颍、沂”等,“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之地。^{[2](《战国策·魏策一》)}“齐南有泰山,东南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2](《战国策·齐策一》)}“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陁之塞、郢阳,地方五千里”。^{[2](《战国策·楚策一》)}“燕东南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2](《战国策·燕策一》)}战国七雄疆域仅简短几语就昭示眼前。纵横家如若不熟谙各国军事地理形势,何能侃侃而谈,一一指明?正是对各国疆域了如指掌,加之切中边防的要害,抓住君主们关心边地安全的心理,使军事地理思想游刃有余地表达出来,入木三分,倍具说服力。“且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则楚方城之外危”,突出楚方城以北的地理位置重要。而“韩兼两上党以临赵,即赵羊肠以上危”,^{[2](《战国策·西周策一》)}上党地区的战略地位突现出来。各国君主只有闻听纵横家有关领土得失和疆域盈缩的话语,镇定思忖,巩固边防,才能使以山河要塞为界的防御天险牢不可破。

边疆固然重要,而各国的地理形势也关系社稷的安危。纵横家对之亦倍加留意。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阻”。^{[2](《战国策·魏策一》)}如此地形,为“故战场也”。齐、赵、韩、楚四面攻击,魏必将四分五裂。一针见血,言中魏地形的缺陷。秦“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且“断长续短,方数千里”。^{[2](《战国策·秦策一》)}其优越地理形势可见一斑。“负海之国”的齐,偏居一隅,西有长城“巨防”。就是南有河漳,西有太行,东有清河的赵国,腹地坦荡宽广,张仪等纵横家抓住赵的地形特点,以秦一军塞午道,一军屯成皋,另一军屯浞池,让韩魏臣服,齐渡清河,使赵四境无险可依,只有俯首听命。^{[2](《战国策·赵策二》)}如此抓住各国地形大势,避险就夷,所向披靡。正如《兵家要略·逆战篇》所云:“所谓知地形之可以知战胜者也。”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塞要隘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楚方城、齐巨防及其他各国的长城,天下雄关险塞诸如函谷关、武关、阳关、榆关、鲁关、商阪塞、汾陁塞、冥阯塞等,黄河津渡龙门、临晋、孟津、圉津、宿胥等,都是纵横家倍注的焦点所在。“塞轘辕、缙氏之口,当屯留之道”,^{[2](《战国策·秦策一》)}“卫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2](《战国策·齐策一》)}关隘险塞屡屡见于纵横家游说词中。纵横家注重这些关塞作用,增加了游说的说服力。黄河贯穿魏国全境,黄河津渡无疑成为魏的要塞。“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2](《战国策·魏策一》)}如此深刻分析地理要害,怎能不使君主们心悦诚服地听信纵横之策呢?

城池的得失关系着疆域的盈缩。纵横家对重要城池的地理作用颇有见地,分析透彻精辟。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成皋(今河南荥阳境)、轵(今河南济源南)、邯郸(今地)等城池位置的重要自不待言。“梁者,山东之要也”,其地为“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地也”,^{[2](《战国策·魏策一》)}以梁为蛇身作比,使魏都的军事重要性跃然纸上。东方要地阳晋(今山东鄆城西),与宋(今河南商丘)、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亢父(今山东金乡东北)相提并论。^{[5](《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号称“天下匈”。^{[5](《史记·张仪列传》)}就连常山(今太行山)也为“正下之脊”,孟门、天门、羊肠等险道关系着韩赵魏诸多城池的安危,“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2](《战国策·楚策一》)}其作用重要一语道破。

总之,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他们既熟悉各国的疆域四至,也注意到要塞关隘和地形特征,还洞察到重要城市的重要性等。加之他们超人的军事谋略,使其军事地理思想日臻成熟,流传后世的《苏子》等著作,就是其思想的体现。总括战国时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有以下特征: 1.紧抓各国地形大势的特点,从宏观到微观,由外及内,娓娓道来。以魏国为例,从疆域四至到地势广平,从边疆要地关隘到内地都会,甚至连大梁城的形势缺点也一一道明,“决荣口可灌之”,后来的历史事实更验证了纵横家预言的正确。 2.各国攻城掠地,边疆的盈缩不仅为统治者所关心,也尤为纵横家所重视。齐“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2](《战国策·齐策四》)此番言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怎能不打动日夜为领土费尽心机的各诸侯国国君的野心呢? 3.突出关隘要塞作用,充分利用地形,使军事防御更加完备。长城及黄河津渡要隘关塞是国家的门户,其作用重要,纵横家熟谙其中要害,言辞中每每道及。 4.军事地理思想与军事战略、供给等相辅相成,形成纵横家完备的军事思想。上述秦兵分三路攻打赵国就是例证。而论述韩地形时,以八处战剑产地道明韩国军事装备的优势,更锦上添花,颇具说服力。

二、军事地理思想产生的条件

战国时代,“邦无定交,国无定主”。^[6](《日知录》卷1《周末风俗》)各诸侯国攻城、掠地,逐鹿中原,问鼎周室。往往为一城一池动辄干戈相见,死伤无数,真可谓“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7](《孟子·离娄上》)战国时代248年中,大小战争就达222次,形成“大则以王,小则以霸”的局面。^[7](《孟子·滕文公下》)各诸侯国君对领土的得失绞尽脑汁,对领土的欲望十分狂热。秦孝公就明确以“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来招贤纳士,赐官封土。^[5](《史记·秦本纪》)楚怀王也正是贪图商(今陕西丹凤)於(今河南西峡)六百里土地,而酿成丢失汉中郡和其他两城的惨局,最终自己也客死他乡。可见,领土的得失是牵一发而动全国的大事,各诸侯国君莫不为之费尽心机,“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8](《左传·成公八年》)甚至朝秦暮楚,仆仆朝聘于强国之间,以求保地生存。纵横家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孕育而生的。至战国末期,秦通过商鞅变法后而强大起来,关东六国有必要联合对抗秦国,而秦又有必要拆散联盟,主张合纵连横的纵横家又在这样的国际气候条件下发展和成熟起来。

各国君主对领土朝思暮想,大动干戈。公侯将相亦多钻营。秦将王翦在出征前“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5](《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纸上谈兵”的赵括也以赵王所赐金帛“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5](《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奖励军功已成为各国变法和争城夺地的重要内容,将领受其鼓舞,士兵也斗志昂扬,以欲立功受地。吴起曾以“赐让田宅”来号召士兵,很快占领久攻不下的秦亭。^[1](《韩非子·内储说上》)管子也发出“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的感叹。^[9](《管子·八观》)就是后来成为纵横家的苏秦也曾以无田地而羞辱,“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之印乎?”^[5](《史记·苏秦列传》)正是发自内心的感慨。由于国君和民众对土地的渴望,才使黩武思想盛行。“人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10](《墨子·耕耘》)“倾城以战,天下争于战国”。^[5](《史记·平准书》)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对土地狂热追求和黩武思想的盛行,为纵横家军事地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战国时代地图已开始使用。张仪就以攻韩夺周,“据九鼎,案图籍”与司马错争执于秦惠王前。^[2](《战国策·秦策一》)苏秦也曾以“东周鄙人”的身份而“以天下之地图案之”。^[5](《史记·苏秦列传》)地图清楚如绘地将各国地理展现出来,为纵横家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便利。苏秦据图得出“诸侯之地五倍于秦”的结论。赵国“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5](《史记·苏秦列传》)也应在地图上历

历史显示。就是各城间的距离,“今燕尽齐之河南,距莎(沙)丘、巨(钜)鹿之圉三百里。距麋关、北至于(榆中)者千百里。秦尽韩之上党,则地与王布属壤芥者七百里。秦以强弩坐羊肠之道,即地去邯郸百廿里”,^[3]《战国纵横家书》卷21)“从梁至陈二百余里”^[2]《战国策·魏策一》)等,也应在地图上有所表示。地图的运用,使纵横家思想与各国地理结合,为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

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还与纵横家的个人因素有关。纵横家大都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苏秦先从战国纵横家鬼谷子学习军事思想,流传于今的《鬼谷子》一书,^[5]《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应亦熟读习诵过。他以悬梁椎骨的毅力刻苦钻研,攻读《周书·阴符》等典籍,^[5]《史记·苏秦列传》)终有所成。张仪也曾拜鬼谷子为师,承其衣钵,取其要旨。苏张等纵横家还游说各国,进一步将学到的理论和现实即军事理论与地理环境结合。苏秦未成名前,先“出游几岁”,“去秦而归”。^[5]《史记·苏秦列传》)东方齐国,苏秦也曾驻足,不然何以将“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殷而富,志高气扬”,^[2]《战国策·齐策一》)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而途经韩魏,魏河内、鸿沟、长城等近二十个大小之地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5]《史记·苏秦列传》)明了各国地理形势和关塞要隘,有助于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正是军事理论与地理实践相结合,苏秦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刻苦钻研,终于“揣摩而成”。太史公认为苏秦至此才领悟到“权变”。^[5]《史记·苏秦列传》)其实,史公仅言中部分,未指出实际内涵。江遂解释道:“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5]《史记·苏秦列传》之《史记索隐》)而《鬼谷子》有《揣摩》篇,教授怎样揣测君主的思想。^[1]那么,战国时代人主们考虑的不正是领土的得失,国家的存亡吗?看来,纵横家思想的真谛正是抓住各国地理形势,并与军事战略思想相配合,晓以领土的得失,动之以情,言之以理,通过游说之辞来充分表现他们丰富的军事地理思想。

三、军事地理思想的意义和作用

正是纵横家能善于利用军事地理形势,“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1]《韩非子·忠孝》)他们游说各国,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合纵连横:公元前318年,由公孙衍等发起,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伐秦,以楚怀王为纵长。由于五国利害关系不同,各有目的,伐秦失败。公元前298年,齐、韩、魏合纵攻秦,秦与赵、宋联合,赵、宋按兵不动,齐韩魏三国苦战三年,攻下函谷关,迫使秦割地求和。公元前288年,齐秦连横,准备五国攻赵,三分其地,被苏秦的合纵破坏。次年,由苏秦发起,赵奉阳君李兑出面,约定五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取消帝号。“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2]《战国策·刘向叙》)公元前284年,乐毅合纵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伐齐,大败齐国,使齐几乎亡国。

与此同时,张仪的连横策略也屡见成效,关东六国纷纷赂秦。正如刘向所言:“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2]《战国策·刘向叙》)而苏张等纵横家正是运用了军事地理思想,“受相印,饰车百乘,锦绣千纯(束),白壁百双,黄金万缗”,^[5]《史记·苏秦列传》)而名显诸侯,使合纵连横成为一时之风气,游说家争相效仿。苏代、苏厉以兄为榜样,学纵横长短之术,也成为著名的纵横家。

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还对范雎等人的思想及秦汉的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雎提出的“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王秦害者,莫大于韩”的远交近攻的思想,^[2]《战国策·秦策三》)正是张仪所主张的“亲魏善楚,下兵三川”的发展,^[5]《史记·张仪列传》)两者皆考虑到地理形势,显然同出一辙。而苏秦的“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击其后也”的主张,^[5]《史记·苏秦列传》)又与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不谋而合。范雎在张仪之后任秦相,不可能不受苏张等纵横家思想的影响。而秦汉之际的蒯通、主父偃、边通等人都受战国纵横家思想的影响,重视国际形势和地理研究,学

纵横之术,成为秦汉时代著名的纵横家。主父偃曾“学长短纵横之术”,^[5](《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著有《主父偃》18篇^[12](《汉书·艺文志》);酷吏边通也“学长短”而发家挤身于官僚^[5](《史记·酷吏列传》);蒯通也是学战国权变和纵横之术,编有《蒯子》5篇^[5](《史记·田儼列传》);帮梁孝王游说诸侯的邹阳也有纵横著作问世^[12](《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专门列举了战国秦汉的12个纵横家的著作107篇,^[12]足见纵横术已成为一门显学,受士人青睐。今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了《战国纵横家书》《法经》等史书,^[3]其影响可见一斑。

纵横家完整的军事地理思想,成为今天研究战国时代军事地理的宝贵史料。从疆域形势到城池、关隘、道路、要地,战国时各国军事地理都一一清楚地表现出来。特别是战国末期秦国强大,扩充疆土,关东六国不断地丢城失地,割地求和,领土日渐缩小,一扩一缩,其间盈缩的变化过程十分显明。这里虽不免夹杂有后人补缀的内容。但无论怎样,纵横家军事地理思想之丰富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不管后人如何篡改添删,各国地理位置及关隘城邑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改变的。因此,今天研究纵横家及战国时期军事地理,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弥足珍贵。

总之,战国时期是一个列国争雄,领土常易的时代。由于各诸侯国君对领土欲望十分强烈,加之黩武思想的盛行,这些为研究国际战略和军事的纵横家提供了舞台。地图的使用促进了军事地理的形成。而纵横家渊博的军事知识和地理实践为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是有丰富的军事地理思想,纵横家才能游刃有余地驰骋于列国之间,从宏观的国际和国内军事地理形势、边防险阻到腹地的重要关隘及城池道路等微观地形,无不生动具体地描述出来,并辅以军事战略和军事装备等思想,使他们的军事地理思想更趋完善和成熟。也正是这种丰富的军事地理思想,才使他们成功地组织了多次合纵连横,名利双收,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政治家和游说家,并对战国秦汉的军事以及社会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其后涌现了一批有名的纵横家,其丰富的著作和游说之辞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战国时代军事地理思想的珍贵文献。

[参 考 文 献]

- [1]韩非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2]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3]战国纵横家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 [4]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5]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7]孟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9]管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0]墨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1]鬼谷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2]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 毛 曦]